

<<生死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生死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6916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6915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萧红

页数：215

字数：1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生死场>>

内容概要

“在乡村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。

” 《生死场》描写一个挣扎着生活的东北村庄，通过生产、生殖、人伦关系，写生命的卑贱：贫困、疾病和死亡；写人性的柔弱和蒙昧，直至无法生存不得不起而反抗。

但是，他们的斗争能够争得主人的权利吗？

能够改变生命的价值吗？

国家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呢？

男人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呢？

小说有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的内涵，带有启蒙的意义。

小说类似电影文学剧本，重场景，重细节，全篇布满意象、象征和互喻，是一部诗性的悲剧作品。

<<生死场>>

作者简介

萧红（1911—1942），原名张迺莹，黑龙江呼兰人，现代女作家。

出生于一个衰落的地主家庭，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，离家出走。

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萧军，后一同南下青岛，定居上海。

早年与萧军合著短篇小说集《跋涉》，著有散文与小说合集《桥》、《商市街》，短篇小说集《牛车上》、《小城三月》，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，长篇小说《旷野的呼喊》、《马伯乐》、《呼兰河传》等。

<<生死场>>

书籍目录

生死场 一 麦场 二 菜圃 三 老马走进屠场 四 荒山 五 羊群 六 刑罚的日子 七 罪恶的五月节 八 蚊虫繁忙着 九 传染病 一〇 十年 一一年盘转动了 一二 黑色的舌头 一三 你要死灭吗？
一四 到都市里去 一五 失败的黄色药包 一六 尼姑 一七 不健全的腿 《生死场》序言 《生死场》读后记 《生死场》重版前记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 萧红和她的《生死场》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忆萧红 遥祭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 回忆我的姐姐——萧红 萧红年表

<<生死场>>

章节摘录

生死场 萧红 一麦场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。
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，被榆树打成荫片。
走在大道中，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。
山羊嘴嚼榆树皮，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。
被刮起的这些黏沫，仿佛是胰子的泡沫，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；黏沫挂满羊腿，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，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。
山羊却睡在荫中，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…… 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。
在草帽的盖伏下，像是一棵大形的菌类。
捕蝴蝶吗？
捉蚱虫吗？
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。
很短时间以内，跌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。
一片白菜的颜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颜色。
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。
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，许多穗子被撞着，在头顶打坠下来。
有时也打在脸上。
叶子们交结着响，有时刺痛着皮肤。
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，显然凉爽一些。
时间不久，小孩子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。
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，急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。
高空的蓝天遮覆住菜田上跳跃着的太阳。
没有一块行云。
一株柳条的短枝，小孩夹在腋下，走路他的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，两只脚尖向里勾着，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。
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，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：“罗圈腿，唉呀！……不能找到？”
“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。”
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“菜田的边道，小小的地盘，绣着野菜。”
经过这条短道，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窝，他家门前种着一株杨树，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。
每日二里半走在杨树下，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；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动摆？
杨树每天这样……他也每天停脚。
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，什么他都忘记，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！
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。
土屋周围，树条编做成墙，杨树一半荫影洒落到院中；麻面婆在荫影中洗濯衣裳。
正午田圃间只留着寂静，惟有蝴蝶们为着花，远近的翩飞，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。
一切都回藏起来，一只狗也寻着有荫的地方睡了！
虫子们也回藏不鸣！
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，如珠如豆，渐渐浸着每个麻痕而下流。
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，她生不出磷膀来，只有印就的麻痕。
两只蝴蝶飞戏着闪过麻面婆，她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，一个落到盆中溺死了！
她的身子向前继续伏动，汗流到嘴了，她舐尝一点盐的味，汗流到眼睛的时候，那是非常辣，她急切用湿手揩拭一下，但仍不停的洗濯。
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，揉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，若远看一点，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；眼睛大得那样可怕，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，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。

<<生死场>>

土房的窗子，门，望去那和洞一样。

麻面婆踏进门，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，可是在炕上，她抓到了日影，但是不能拿起，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晕花了！

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进灭了灯的夜。

她休息下来。

感到非常凉爽。

过了一会，在席子下面她抽出一条自己的裤子。

她用裤子抹着头上的汗，一面走向树荫放着盆的地方，她把裤子也浸进泥浆去。

裤子在盆中大概还没有洗完，可是挂到篱墙上了！

也许已经洗完？

麻面婆做事是一件跟紧一件，有必要时，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。

邻屋的烟筒，浓烟冲出，被风吹散着，布满全院。

烟迷着她的眼睛了！

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，慌张着心弦，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，她沾了满手的茅草，就那样，她烧饭，她的手从来不用清水洗过。

她家的烟筒也走着烟了。

过了一会，她又出来取柴，茅草在手中，一半拖在地面，另一半在围裙下，她是拥着走。

头发飘了满脸，那样，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！

母熊带着草类进洞。

浓烟遮住太阳，院中一霎明暗，在空中烟和云似的。

篱墙上的衣裳在滴水滴，蒸着污浊的气。

全个村庄在火中窒息。

午间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！

“他妈的，给人家偷着走了吧？”

二里半跌脚利害的时候，都是把屁股向后面斜着，跌出一定的角度来。

他去拍一拍山羊睡觉的草棚，可是羊在哪里？

“他妈的，谁偷了羊……混帐种子！”

麻面婆听着丈夫骂，她走出来凹着眼睛：“饭晚啦吗？”

看你不回来，我就洗些个衣裳。

让麻面婆说话，就像让猪说话一样，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，她总是发着猪声。

“唉呀！”

羊丢啦！

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？”

听说羊丢，她去扬翻柴堆，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。

但，那在冬天，羊为着取暖。

她没有想一想，六月天气，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。

她翻着，她没有想。

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，她丈夫想止住她，问她什么理由，她始终不说。

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，为着从这奇迹，今后要人看重她。

表明她不傻，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，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！

手在扒着发问的草杆，她坐下来。

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，她意外的向自己失望。

过了一会，邻人们在太阳底下四面出发，四面寻羊；麻面婆的饭锅冒着气，但，她也跟在后面。

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，遇见罗圈腿，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我饿！”

二里半说：“回家去吃饭吧！”

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。

“你这老婆，来干什么？”

<<生死场>>

领他回家去吃饭。

” 他说着不停的向前跌走。

黄色的，近黄色的，麦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。

远看来麦地使人悲伤。

在麦地尽端，井边什么人在汲水。

二里半一只手遮在眉上，东西眺望，他忽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，在井沿看下去，什么也没有，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试，什么也没有，最后，绞上水桶，他伏身到井边喝水，水在喉中有声，像是马在喝。

老王婆在门前草场上休息：“麦子打得怎样啦？

我的羊丢了！

” 二里半青色的面孔为了丢羊更青色了！

咩……咩……羊叫，不是羊叫，寻羊的人叫。

林荫一排砖车经过，车夫们哗闹着。

山羊的午睡醒转过来，它迷茫着用犄角在周身剔毛。

为着树叶绿色的反映，山羊变成浅黄。

卖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。

那一排砖车扬起浪般的灰尘，从林荫走上进城的大道。

山羊寂寞着，山羊完成了它的午睡，完成了它的树皮餐，而归家去了。

山羊没有归家，它经过每棵高树，也听遍了每张叶子的刷鸣，山羊也要进城吗！

它奔向进城的大道。

咩……咩，羊叫，不是羊叫，寻羊的人叫，二里半比别人叫出来更大声，那不像是羊叫，像是一条牛了！

最后，二里半和地邻动打，那样，他的帽子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飘摇着下降，从他头上飘摇到远处。

“你踏碎了俺的白菜！

你……你……” 那个红脸长人，像是魔王一样，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晕花起来，他去抽拔身边的一棵小树，小树无由的被害了，那家的女人出来，送出一支搅酱缸的耙子，耙子滴着酱。

他看见耙子来了，拔着一棵小树跑回家去，草帽是那般孤独的丢在井边，草帽他不知戴过了多少年头。

二里半骂着妻子：“混蛋，谁吃你的焦饭！

” 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。

麻面婆惊惶着，带着愚蠢的举动，她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。

过了一会，她到饭盆那里哭了！

“我的……羊，我一天一天喂喂……大的，我抚摸着长起来的！

”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。

她一遇到不快时，或是丈夫骂了她，或是邻人与她拌嘴，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，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。

她的性情不好反抗，不好争斗，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，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。

她哭抽着，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，但她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。

可是会旅行的山羊在草棚不断的搔痒，弄得板房的门扇快要掉落下来，门扇摔摆的响着。

下午了，二里半仍在炕上坐着。

“妈的，羊丢了就丢了吧！

留着它不是好兆相。

” 但是妻子不晓得养羊会有什么不好的兆相，她说：“哼！

那么白白地丢了？

我一会去找，我想一定在高粱地里。

” “你还去找？

<<生死场>>

你别找啦！

丢就丢来吧！

” “我能找到它呢！

” “唉呀，找羊会出别的事哩！

” 他脑中回旋着挨打的时候：——草帽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着下落，酱耙子滴着酱。快抓住小树，快抓住小树。

……二里半心中翻着这不好的兆相。

他的妻不知道这事。

她朝向高粱地去了：蝴蝶和别的虫子热闹着，田地上有人工作了。

她不和田上的妇女们搭话，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，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。

阳光比正午钝了些，虫鸣渐多了；渐飞渐多了！

老王婆工作剩余的时间，尽是，述说她无穷的命运。

她的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，那样她表示她的愤恨和潜怒。

在星光下，她的脸纹绿了些，眼睛发青，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。

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，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。

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“猫头鹰”，她常常为着小孩子们说她“猫头鹰”而愤激，她想自己怎么会成个那样的怪物呢？

像碎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，她开始吐痰。

孩子们的妈妈打了他们，孩子跑到一边去哭了！

这时王婆她该终止她的讲说，她从窗洞爬进屋去过夜。

……

<<生死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